

大陽城

——市委书记手记

谭谈

从此东去10多公里，就是那座远近闻名的煤矿。她有一个秀美的名字，金竹山。粗一看，这个名字

“金”
“煤”
觉
了。黄
月的象
冠以为
为金”
贵美为
乎太
富，
下贱
得太
，财富的
征！煤炭，不
业的食物，

终于，我来到了这里。据说，早先，这是古刹之地，善男信女朝圣的地方。如一座化工之城，崛起在这

我们这座年轻的城，牢牢实实地靠着这座山。这座山，叫红日岭……

我想，当年，这里的先祖们，是不是预见到了。多少多少年后，这座山脚下，将有一座崭新的城市，象红日一样喷薄而出呢？他们是不是测算到了，多少多少年以后，会有这么多的工厂、矿山，象彩虹一样，铺满这方天地呢？不然，先祖们为什么要给这座山冠以“红日岭”这个光天耀地的名字呢！

也许，这样的解释，不全准确，或者全不准确。那么，什么才是准确的解释呢？

我决心去寻觅，到这块古

厂长老高，兴观他的工厂。大学毕业的高时候，厂刚建镇家人和家当里。父亲和岳前些年，年近这个唯一的亲的遗产。应该有诱惑力的。一个有血有肉然而，通过一这块古老的土工厂，终于把和他的工人一。在这里发光巨大的皮带，。向上，向上

黄昏，当你迈步在街头，暮色愈来愈浓，眼看整个的城市就要坠入到无边无际的黑暗里，霎时长长的大街上的路灯亮了，高高矮矮的大楼的窗户亮了，大大小小的商店亮了。整个城市，变得通体透明了……

入夜，你来到桌前，想翻开书本，从中去汲取知识的养料。可是，黑暗却遮挡了你的目光。这时，你伸手轻轻按下那台灯的开关，一片光明，霎时铺洒在你面前，照亮书本，照亮你……

也许，吃罢晚饭，你和你的家人，坐到了电视机前，想从电视节目中获取生活的欢乐，借以洗去一天工作的疲



见绌了……

• 冷水江市一角 • 当年那雄伟的冷水江大饭店啊，如今躲到哪里去了？



太阳城

—— 市委书记手记

谭 谈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太 阳 城

——市委书记手记

责任编辑：龚筠清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0×960 1/32 印张：7.5 插页：2

字数：110000 印数：1——13300

ISBN 7-5404-0284-9
平装：I·221 定价：1.75 元

ISBN 7-5404-0285-7
精装：I·222 定价：3.10 元

序

萧育轩

山峦，连绵不断的山峦，分割着一个个的村落。晚风送来了阵阵泥土的清香。鬼火追逐着渔火，顽童扑打着流萤。盘缠在山间的古道，每块青石板都是一部脚夫世代代的悲辛史。隐伏在坳上的茶亭出现了，行人暂时得些微慰藉和休憩，然后又去走他没有尽头的路。穷困和落后两个巫婆，无情地折磨这块贫瘠的土地，只有涟水——母亲的河，不停地吟唱着一首古老而抗争的歌……这就是我和谭谈记忆中的故乡。

高楼大厦吞灭着江边古镇，宽阔的柏油马路，掩埋了三闾大夫曾经低首徘徊过的古驿道。“入溱浦余僵徊兮”的悲吟，也被现代的笛声消散。在

这里，煤海与锦都互为称雄；铁流与电流争相奔泻；资水滔滔，千轮竞发……这就是我和谭谈长期工作过、至今谭谈还苦恋不舍继续深入生活的地方。

对故乡的爱，对那座年轻的城的无限依恋，曾经激发过我许多创作的激情，但是由于笔耕偏偶，一字未成。对这两处地方，我是愧疚的。现在，当我打开《太阳城》，一篇篇读下去，自己情不自禁地被谭谈带进了那温馨的故土，发光的城廓，柔情蜜蜜的绿水青山。谭谈义重情深，做了他该做的事，同时我也要感谢他，他代我了却了一宗宿愿。

由于这些缘由，谭谈要我为他这本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写序。开初我谢绝了。显然写这类文字，是我的身份和笔力所不适的。他是执着的。于是我惶悚执笔，领受朋友一片深情；我还觉得我这样做，也算是对故土和旧游之地的一种补过吧。

近几年来，谭谈走过弯弯人生路，步入了他文学人生的鼎盛时期。三部长篇、十几部中篇和众多的短篇小说，组成了他这个时期的文学交响乐。似乎他还觉得不够热闹，把这本散文集——几十个强劲优美的音符，投进他正在演奏着的乐章里。这本散文集，选入了作者近几年来（有的写作日期要推得更远些）创作的27篇散文、特写、

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。照谭谈自己的话来说，这些东西是他在中、长篇小说创作之余，信手写来的。但是，据我们熟悉他的朋友来看，他这话说得多么不公正！这本集子的大部分文章，是他按捺不住，特意中辍自己的中、长篇创作，精心玉琢而成的。

谭谈和我是同时下去体验生活的，而且去的又是同一个地区。他到冷水江，我到娄底。我们有许多碰面机会，有时作彻夜长谈，有时为了完善各自的构思，征求友人意见，我们几个人干脆摆脱城市的喧嚣，下到某一偏远的山区开小会。在长沙，我们这种交谈当然更多了。友人曾给谭谈下过判语，叫“脚勤手快”。不错，谭谈并不是那种坐得住，能够在小亭子间里面壁三年的作家，也不是那种专从前人和今人书本里截获灵感，榨取养分，然后刻意翻新的作家。从我们的交往中，我突出感到谭谈的脚勤，是我们正在剧烈变更中的现实生活这个大磁场，向他发出的强大吸引力，是那些在阵痛中锐意改革、自强不息、忧虑交加、观望徘徊，在旧观念中苦挣苦斗着的人们发出的呐喊、呼吁以及痛苦的呻吟。一个自觉地把自已命运同时代和人民紧紧纽连一起的人，听到这种声音是不会无动于衷的。谭谈曾经对我说过，要跑遍冷水江的所有工厂、矿山和乡村。不久，他

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，同时，饱含喜悦，写出了《太阳城》、《地下城》、《年轻的城》、《小城和他》和《山的朴实》诸篇，频频向读者展示时代雄姿，春的情影。《年轻的城》气势雄浑，立意深长，是作者刻意构思的结果。他摒弃了一般写法，从寻觅历史陈迹中来开拓新时代的美。文内虽然交织着“旧”与“新”，“昨天”和“今天”，但这里已不是一种简单的对比、配合，而是感情错落有致的浮沉直至升华。仿如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，娓娓向我们讲述一座年轻的城，如何在一座古老、丑陋和废旧的小镇上崛起。有喜悦，但又不乏对已经消逝了的昨天的伤感、依恋。这种真实、贴切的情感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，难怪读者爱不释手。也由于此，《年轻的城》被湖南电视台用作脚本，拍摄了一部脍炙人口的艺术片。

似乎命运之神对谭谈特别偏爱，不时地把《女编辑之死》、《弱女子的强光》和《小城人家》等多种礼品馈赠给他。但是，这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幸运吗？

一点也不错，这些都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。其中大部分我听他讲过（他总是门不上锁，就不怕人家偷了去），有些故事刚刚开始它的进程，我就从他口中知道了。他是外向型，又是一个透明体，讲的时候，丝毫不能掩饰或抑制

自己的情感，把我们带进那个或忧或喜的境界。至今我还难忘，他在讲述他的战友周忠汉、表姐、女编辑的时候，那种惊羨、同情和悲愤的情景。有时，他辗转反侧，彻夜不能成眠；到了凌晨，便悄悄爬起来（他怕惊醒我），扭开台灯，摊开稿纸。有一次，我们共同约定西行，可临到我去叫他，他已经在冷水江呆了几天了。事后我兴师问罪，他沉重地告诉我，到底没有做通工作，那位女编辑死了。他那种溢于言表的悲痛和内疚，也使我为之心颤。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真切切的悲剧，不能不牵动作家的每根神经末梢。每讲完一个故事，他总是说，我要写成文章，到报刊上发表。

是的，作为一个作家，他没有权力去解决表姐的户口问题，或者大笔一挥，按月给她百儿八十的生活补助；也不可能去阻止那位女编辑轻率地离开这个世界。作家武库里的唯一家当，只是一支几毛钱或几元钱的笔。只能用这支笔，发出时代的呐喊，倾吐人民的心声。录光明，启迪后来；摄黑暗，警醒世人。作家的社会功能和责权不就是这样吗！

社会生活是我们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宝库。凡是不畏艰辛，对生活充满热情，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，而又善于从中吸收营养的人，生

活对他一定特别恩惠。在谭谈的生活仓库里，堆满着令人惊羡的库存。其中，有集装式的大件，有包装慎微的精密件，也有零担零包的小件。谭谈的大部分创作，盖来源于此。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，有个青年作家听了他的故事后，激动非凡，当即要他无条件地转让出手。谭谈象往常一样，手一挥，慷慨激昂：“你拿去吧，我就不写了。”

散文、报告文学是近距离反映现实的有效手段。它贴近现实，直面人生，非议众多，兴讼纷纭。读完这本集子后，我觉得作者不仅向我们展开一幅幅新时期风云变幻的画面，使我们强烈地领略到时代跳动的脉搏，而且，作者的追求是向更高更美的层次开拓，向读者奉献一个个真实的人生；然后在这前提下，展开他构思精良、笔触细腻的艺术描写。因此，使人感到人物（或事物）真实而生动，既有历史的纵深感，现实的开阔感，又有人物的立体感。

收在《太阳城》里的《弱女子的强光》、《女编辑之死》和《小城人家》，是在读者中反响强烈的篇章。我们曾经开玩笑，说谭谈是一个写寡妇的专家。无独有偶，这三篇也写的是寡妇。我看过许多描写寡妇的作品。过去是寡妇门前事非多，现在变成寡妇门前文章多。我曾经暗暗替中国的新

寡孀居的女士们庆幸，她们到底得到了作家们的青睐。

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妇女的影响是令人咋舌的，而妇女中的寡妇的悲剧命运，比一般妇女更惨。在社会变革时期，妇女问题素来是一把尺子和晴雨表。把一个个命运各异的寡妇形象赋诸笔下，当然不是猎奇之举，是作家敦促、参预变更伦理和道德观念、提高妇女的自审意识、加快女性彻底解放的爆破口。

在中华民族历史上，烈女、义妇、殉夫的节烈妇女，形成了一种妇女群体。虽然我们也有新时代冲破传统文化歧视、压抑和束缚的新女性，但传统文化这个怪物，至今还在回光返照。在《弱女子的强光》中的表姐身上，我们不是突出感到了这一点么？她三十岁死了丈夫，没有城市户口，没有正式职业，拖着四个崽女。她怕连累别人，矢志不嫁，茹苦含辛，终于把儿女拖大成人，三个考上了大学，一个在中学读书。表姐身上集中了中国妇女的一切传统美德。感人至深，我读完后眼泪纷洒。但是眼泪是苦涩的。我想起了孟母断机杼，为了教育孟轲，三次迁家的故事。如果在过去，圣聪朱点，是要受到册封，为她建树贞节牌坊的。即使现在，她这种精神，还值得我们借鉴、学习和光大。但是，正如作者写的，她还是

一个不完全的人。她的不完全，是因为她完全承继了旧的道德和伦理观念，灭绝了自己的生理欲望，把本来可以得到的爱情和幸福拒之门外。这是典型的小生产意识造成的畸形儿。

《女编辑之死》中的那位女编辑，同表姐比较起来，无论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都高出一筹。她居然能够理解到自己是“有丈夫的寡妇”。这句话，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，在她心里已经躁动着冲破传统观念的要求和迫切愿望。但是，她同表姐比较，也只能是五十步和百步之遥。最后，她也未能冲破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，只得以死了之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痛苦的。许多家庭就在这种痛苦中浮沉、挣扎和维持。而我们许多同志，把封建的东西当作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提倡，用变形的忠孝节义来造就新一代女性。说老实话，这是导致许多家庭、继续导致许多家庭不幸的基础。当然，自杀是不可取的。然而这种消极的反抗，难道不是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吗？！

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们，是不会让这种“沙洲”（作者语）长期盘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。《小城人家》中的她，有着同表姐相似的命运。但她是女性中的强者，不幸的生活，铸就了她不屈的灵魂。她敢于追求，终于以叛逆者的形象，同一个比她大十五、六岁的工程师结了婚。现时许多女

性择偶，总要男大女小，男的各方面都要比自己强，即使身体高度，也要比自己高二公寸，甘愿把自己放在低丈夫一等的地位。这种观念，无疑也是传统文化意识的继承和变种。然而在这对老少夫妻中，这都不成为爱情的羁绊，尽管她同表姐一样儿女成群，尽管生活几乎把他们逼上绝境，但在不幸中跳跃着的两颗心，终因不幸而碰击，发出“凤凰涅槃”式的火光。这种火光，不也是给正在旧传统、道德观念糟粕中苦争苦斗的人们的希望之光吗？

谭谈向读者展示的这几个寡妇形象，不是作者的虚构和幻影，而是生活在我们身旁的真人，因此，它更能惊醒人们，让人们感到硬要掀起“一场凶猛的洪水”，给予封建意识沉积的“沙洲”以猛烈的冲击和荡涤。

《太阳城》的副题是“市委书记手记”，顾名思义，这是谭谈深入生活，在冷水江市兼任市委副书记期间的宝贵收获。里面还有许多精巧别致的珍品，有待读者玩味。在“昨天的爱——唱给故乡”的第二辑里，作者写景状物，明丽清新；抒故乡之情，有如涟水之奔放激烈，有如故土之敦厚深沉；叙故旧之交，有如山泉之清冽和温甜，有如渔火之明亮和热忱。有些篇因写作时代较远，又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，当然未免有不尽如人意

的地方。然而也因为这样，更明晰地显现出作者苦苦追求艺术臻善臻美的阶梯。

谭谈是一个自觉和严肃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的作家。这本集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。让我来写这篇东西，本来就是扯淡事。精当的分析，当然是广大读者和评论界里手的事了。谭谈的文学人生的鼎盛时期，当然不是到此止步，他前面还有更高更陡的山道需要登攀。让我们祝福他，仍以故乡的山，故乡的水，以及红日岭的名义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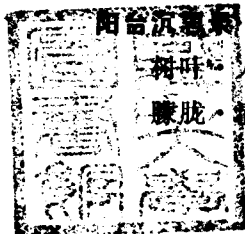
序

萧育轩 1

第一辑

小城里的故事

年轻的城	1
太阳城	9
地下城	21
小城和他	28
山的朴实	33
相会在这条山道上	38
女编辑之死	42
弱女子的强光	63
小城人家	86
白果岭	105
阳台沉思录	109
树叶·人·命运	109
朦胧·清晰	112



别致·新鲜·····	114
远·近·····	116
怀抱·····	119
一加一等于零·····	125

第 二 辑

昨天的爱

故乡绿了·····	149
山乡渔火·····	154
江水清清·····	160
风香亭·····	166
梨花寨的笑声·····	171
缝纫机的歌声·····	176
远山那颗星·····	179
山径·小溪·雾·····	185
乡路·····	191
一路乡音出阳关·····	197
故乡那座城·····	210
后 记·····	218

年轻的城

——湘中新城冷水江掠影之一

人来了，又去了；车去了，又来了。我在这车去人来的大桥上徘徊，似乎要在这里寻觅什么。

我要在这里寻觅什么呢？

是要在这浩荡的大江里面，寻找山的倒影？城的倒影？是要在这江镇的石板街上，寻找人的脚印？镇的脚步？

我茫然。

对面，依着河湾，傍着山脚，排列着一幢一幢低矮的房屋。破残的墙壁，墨黑的瓦片，很有些年纪了。模样儿象一个一个行将就木的佝偻着身子的老人。街面上的石板，被人踩踏得光滑滑的，不少地方磨溶了，凹下去一个个幽幽。上面，

不知承受过多少历史的风雨，不知留下了多少山民的脚印。

大桥下面，一远一近排列着两个码头。记载着这个小镇的历史。远处那一个，衰老得厉害了，石级上的许多石块残缺了，象一个掉了牙齿的老太太，可是，它却红火过一些日子哩！当年，公路没有进山，铁路没有进山。金竹山出产的煤炭，全靠从这里装船外运。装七、八十吨煤炭的大毛板船，一只一只讨好地向它靠拢！这个小镇的名声，随着这些毛板船的远航，响到了益阳、长沙、汉口……近边的这个，样子颇魁梧。这是公路进山后修的轮渡码头。它也有它火红的一页历史。这座大桥还没有出世之前，那巨大的轮渡，来来回回地亲它、吻它。那各种各样的汽车，不管是外国产的、中国产的，都要规规矩矩地向它列队致意。如今，它却窝囊地蜷缩到了女人们的脚下。镇子上的小媳妇、大嫂子们，在这里肆无忌惮地摆洗男人们的衣服，摆洗孩子们的尿片……

1
2

1
2

1
2

唯有大桥下游岸边，却威威武武耸立着一片年轻的红砖楼房，有三层、两层的，有四层、五层的。式样儿别致、新颖，阳台上摆满了花草草，一派“现代化”的时髦样子。

镇子后面，那不算高的山上，新近几年辟了